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弟六

元日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復彭雪琴侍郎
復孫琴西觀察
正月二十六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二月二十日復薛覲堂工侍　同治三年
二月二十一日復胡小蘧樞密　同治三年
復方刑部鼎鋭
復龐寶笙侍郎

三月十六日復萬篪軒方伯　同治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三月三十日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
四月朔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四月九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四月十日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三年
四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五月八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復萬篪軒方伯
復曾沅帥
五月十九日復郭筠仙中丞　同治三年
五月三十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上曾相
六月十一日復薛覲堂侍郎　同治三年
六月十三日復萬篪軒方伯　同治三年
復左季高制軍
六月十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六月二十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七月三日復會辦西藏事務黼元修宮保　同治三年
七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七月十三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七月二十五日復馮萃亭督辦　同治三年
八月三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八月十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九月朔日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三年
九月二日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三年
九月六日復曾沅浦中丞　同治三年
九月十一日復陳筱舫侍郎　同治三年
復薛覲堂侍郎
九月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九月二十三日復曾沅浦中丞　同治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十月七日復曾相　同治三年

十月十二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
十月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三年
十月十四日致吳仲仙漕帥　同治三年
十一月朔日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三年
十一月五日復劉松巖方伯　同治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方郎中　同治三年
十二月四日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六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六

桐城吳汝綸編輯

元日復郭筠仙中丞 同治三年

臘尾兩奉手數以蘇城之役獎藉不勸仰荷期愛至厚感與慚幷戈登伯郎梅輝立等初持異議幾釀衅端經鴻章迭次奏明總理衙門微諷卜公使願仍留戈登允爲開導嗣於嘉平望日戈梅諸酋信至公使亦悻悻不平虛詞恫喝謂各國不服若不查辦將調五印度兵尋衅不知此間衆喙已早平息戈登兩次來謁恭順有加求告奮勇協勦正與公使及 朝論請留之意相符默念中國是非動爲外人所搖惑當事者虛弱過甚力不足以帥氣勢不足以晰理專爲敷衍爲模棱而已鴻章因其可留則留之以冀息爭而豈其本志耶戈登謂蘇境肅清當爲裁汰常勝軍以回國不知能否臨手姑令進勦宜興與常州一軍相爲犄角忠逆本欲挾洪逆之

子竄江西洪逆仍欲死守故常州陳逆亦糾粵黨堅拒不退聞金陵糧食將盡春間似難圖存惟衆在百萬以內蔓延江楚眞意中事希庵味根之殁楚材漸稀可爲殷憂嘉興各屬次第投誠奉 旨令鴻章兼轄浙西吏事目前不得不爾季老恐有違言也沈經笙撫晉喬鶴儕撫皖能突過前人否蔭渠長厚未必久居三輔丹初亦有訾議昰翁減賦續稿松嚴大不謂然此事須由 薇垣經畫是以屢欲陳疏而不果行至運丁屯田稿足補公議所未及未知部中如何覈定鴻章不敢遽發也粵中亂民極多宜用重典尊處會奏批示正法新章極爲爽捷蘇城遣回降人千餘皆可殺者其他可知馮令容當彙獎

正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此間軍事一切措置具詳於十八日奏牘中另鈔呈覽鴻章於蘇錫克後左右顧盼不得不兼圖常嘉以自固門戶常爲蘇之門戶嘉爲松滬門戶

壘守師門穆愼自立之訓並無人我之見存亦非敢高談遠略也即受平
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賊賊實求我斷無固拒不納之理即請暫委地方官
亦因自去春我軍入嘉境後浙帥未委一印官先准蘇爲代辦旗又迭咨
申斥思之至再與其再申斥於後不知先陳明請　旨定此疑案左公乃
銜怨若是如果浙有兵與官來俾敝境得鬆一面之防併力於我土地豈
敢於太歲頭動一撮土耶程鎭於臘底已進紮王江涇距禾郡二十里與
賊對壘勢不可撤飼接沅丈正月初來書亦無必調程軍之意擬俟禾城
得手交劉潘兩軍置守再議西向程鎭初欲克嘉興後速進湖州繞長興
宜興與常州各軍爲犄角援應衆欲東掣杭州後路西通金陵東壩之氣
今奉商調該軍所部萬餘人槍礮精整不肯自拆羽翼方思克禾郡移攻
丹陽句容打通一路乃可協攻金陵鴻章尙慮無甚把握沅意謂斷不宜
分則可謂知己知彼者矣嘉賊早遞降稟以緩我師及官軍偪城抗拒如

故程劉約於數日內開礮猛攻未知果得手否內有似降似叛之蔡元隆浙帥置之城外不解何意未免多一防備耳戈登忽又恭謁求調協勦祗有物來順應以塞　朝命其公使方在京饒舌或藉此解圍也三弟與約同日分攻常宜據稱戈登頗恨程鎮之猜詐謂西軍較易共事且看後來何如蘇城搜獲賊米四萬石稻十餘萬石子藥銅錫各項軍實約值四五十萬串銀錢分毫未見各營難保必無書籍竟早散失鴻章極力搜求僅顧湘舟辟疆園藏棄若干細檢無大種巨冊惟宋元明人雜集甚多俟稍勘定再以目錄呈請去取

復彭雪琴侍郎

頭春嘉平望六手書詞藻繽紛想見雅歌投壺之趣弟久荒不文姚無以和楊春之高調也竊聞榮膺　溫詔寵賜行衣指日石頭報捷定占燕頷封侯頌忭無量昌岐奉調之時適值兩面喫緊如舟子柝人偶遇風濤互

相詫怪至驚波復定舉酒相賀尙復何所嫌疑焫師門與節下厚帥當世所謂正人君子光明正大毫無私意者卽鴻章不肖師友風義豈伊朝夕敢以孤心自棄耶我兄弟自矢各不相負白頭如新而已昌岐崎嶇於淸淮之間靡所依傍頃遵師示仍調回蘇浙協剿此公厚道熱腸爲武人中第一流爲平吳第一功臣爲滬軍第一苦人祈我公時時有以慰勞之使部下出色之將皆知鼓舞爲幸現令程方忠與潘劉諸軍進攻嘉興三舍弟各軍進攻常州宜興日來有大戰事未卜果否得手聞侍堵二逆已分股竄至績溪二月以後必有續犯西江饒廣防軍恐未足以禦之仍累我兄東援西剿耳相見何日裁書寫心

復孫琴西觀察

去冬兩奉手教倥傯久闕報章側聞權篆廬鳳欽慰良殷浙帥於奉査溫守一節師門竟干　嚴譴元規塵汚人居是邦者未經卻避二十年淸望

兩淛正人因當道一言遂被摧阻豈獨吾黨之不幸也身雖可隱家無所歸吾師何以爲懷念之焦切此間軍事粗稱順手欲保蘇滬不得不分攻常嘉而左公嫉忌之深不以保土相諒乃以越境爲嫌援古例今殊非情理擬令程潘劉諸軍將禾郡攻克置守少穩即移併常丹宜溧之交與沅霆二軍互相犄應冀金陵可早得手然二三月間衆賊必趨江西幼丹恐難獨支未知皖浙能否分救耳

正月二十六日復曾沅帥

師相商調程方忠帶二三千人協攻金陵一以蒙恩拔植之名將未便久假不歸一以圍攻金陵緊急之際正須羣策羣力稍分勞勩維時接函後商之方忠適已進兵嘉興與賊對壘不可遽撤約定禾城克復再議西向惟該部陸續添集已逾萬人若赴金陵獨紮一門人少本不濟事全軍精銳一將主持亦難拆散以至兩不得力故擬由常州進攻丹陽句容打開

一路乃能進薄城下然至彼時雄師或已攻克不過聊助犄角之勢耳旋得公書以續派十三營紮神策門而缺太平門不圍城糧可絕立足可穩不必方忠遠來且念敝處正在分圖常州嘉湖難遽騰出大枝兵力方忠又爲敝部驍將不忍遽令折回此等公忠盛誼求之古人中亦不多見感佩詎有涯涘師細緘亦云可毋庸議鴻章初與方忠籌商大局謂金陵圍局能合固好即不合祇須穩固自立此十數年老巢一時未下各逆俱戀戀不捨我軍趁勢急攻各城多翦羽翼即再他竄精銳較少待金陵復後內外合竄更形棘手方忠遂欲先圖嘉興再取湖州以梗江浙中通之路或再進廣德溧陽以聯東壩常州之氣而扼忠侍輔堵出竄之途實東南大局有益雖未能做到而其志願則亦宏遠矣茲吾丈無意強要方忠西上俟嘉禾得手或仍令乘勝進規湖郡何如禾逆廖發受年前遞稟乞降迨官軍進紮則又變計聽逆投誠亦未就緒方忠與劉仲良侍講二十四

日猛攻嘉城外石壘十餘座傷亡弁勇至五六百人禽斬髮逆數千立毀
盡其壘略一休息合攻城垣聞附城河寬未易扒越戈登與郭松林滕嗣
武王東華黃中元進攻宜興苦戰三晝夜二十四日克復三舍弟正督所
部猛攻常州亦將西北援賊大股擊退未知能速下否戈郭欲即進溧陽
惟兵力過單須俟常郡克復添撥並進春霆一軍人數尚衆久屯東壩似
亦無謂如能分進溧陽與松林等前後夾擊克此要區方忠再由湖州繞
來則金陵遂無竄路長圍遠勢得矣不敢妄參調度求我公於竹報中商
及或飛函春霆酌辦爲幸戈登自告奮勇協勦與敝部共事較久雖小有
翻覆或不致大決裂也
二月二十日復薛覲堂工侍
此間自收復錫金平乍嘉善海鹽各邑戈登忽又効順請同提督郭松林
進勦宜溧該逆被勦窮蹙投降先後收復西路衆賊竄併常州屢撲我軍

不動乃分大股乘雨內竄江陰常熟無錫以次被圍各城守兵不及二千
弟連夜徵調援軍四集兜剿三處圍解殺賊逾萬遁回無幾昨程鎮學啓
督開花大礮二次猛攻嘉興賊守極堅幸已攻克此後局勢較順常州當
易得手金陵於正月間合圍賊糧將盡春夏之交定當克捷漢中僞扶王
陳得才一股東來援救人數甚衆如僧曾諸帥能由中路截回不致另生
枝節江表或易肅清也戈登素尚忠勇惟性情褊急去冬覆係伯郎梅輝
立竣成玆伯郎久駐香港梅輝立即回國婚娶當漸慰貼俟江南軍事大
定常勝軍宜即妥爲遣散戈登尚無異詞巴夏禮初到與關道頗講信睦
黃荷汀自去冬猝嬰痰疾不得已令應敏齋代理敏齋近與洋人交接尚
能曲折精微不似曉帆之阿徇矣蘇省新復地方人多相食野無耕農撫
卹招墾無捐可籌棘手萬狀加以水陸兵勇七萬餘人分路援剿餉需軍
火立見匱乏竟至無術支持我公何以見教

二月二十一日復胡小鑑樞密

此間軍事自蘇垣復後差稱順手始則私冀常杭兩巢有一克捷使中權得鬆一面之防便可併力剿辦不意金陵自正月杪始算合圍武林攻剿幾及一年未能制賊死命而賊智益長臘底分粤東西悍股由廣德趨江西其餘仍留守江浙各城抗拒我師自相救護敝軍西規毗陵東圖嘉禾苦戰至今乃拔禾郡吳郡藩籬稍拓而援剿尙無虛日太冲鬱不得遲轉以吳軍越疆爲嫌怨誠不知其用心矣僞扶王陳得才係四眼狗死黨素稱慓悍此次由秦鄂來援裹脅甚衆上游諸軍計無可以遮蔽之者皖北之刦固猶未盡且恐金陵垂成之局爲其動搖常州聚賊甚多窮無復之昨忽冒雨內竄幸援兵神速四路兜剿禽馘幾無遺種即飭乘勝攻常惟常賊實與金陵爲表裏仍欲死拒不退聞金陵賊糧將盡如扶逆大股弃救不及三四月間可望捷音則蘇境可即肅淸也甘省近事稍就理否霞

仙素負重名可有實效恐非禮堂不足爲功都公膽怯能守而不能戰亦無濟耳戈登前有口舌係英酋伯郎梅輝立嫉忌而出今伯梅他往遂又帖然昨甫出兵未開一礟收復宜溧亦批亢擣虛之效該軍雖多費銀錢不無裨助戈意俟江南肅清回國但冀妥爲遣散乃算了局曉帆刱建此軍不爲無功惜其初章程未善致多波折鄙人竭力挽回徒費心機揆帥以借助外人究非自强之道於季札甚不愜意當於蘇州保案稟請光復也荷汀原非奇才因操守尚好洋務亦是熟手姑爲乞補昨以患病屬實另委代理毫無成心若云有挾而求何敢輕爲嘗試惟與彼族共事動輒嚇詐實非熟習情僞者莫辨侍進駐蘇垣於此關殊不放心即 朝廷亦須慎擇也麓軒可即到任理財確是好手但擔當少力量耳金陵若捷鵠盼超遷仙屏過此未便代爲張羅爲媿

復方刑部鼎銳

弟忝領吳疆慙無補救蘇垣復後節節進攻面面設防軍事雖漸順手惟兵單地廣新復之區彫敝萬狀餉需更缺支絀時形金陵於正月間合圍忠逆聞在城內賊糧將盡或可尅期得手現在江浙賊勢已分爲三段自嘉興克復杭湖廣德爲一段宜溧克復丹句金壇常州爲一段金陵圍困城賊二十萬自爲一段三者雖欲互相救應皆有重兵牽制其力似不能及杭州金陵俱已缺糧惟常州湖州積糧最富而丹句金壇皆不甚足是以西路敗賊全聚常州死力抗拒昨飭各營設法攻打未知能否即下常克則金陵之羽翼立翦旁邑之枝葉易芟矣其竄江右一股多兩粵人雖甚慓悍如有勁兵扼剿或尋歸路僞扶王陳得才一股從前久踞皖北路逕極熟人數甚多洪李各逆急盼解救儻由漢中趨鄂邊界而入英霍其鋒必不可當竊恐金陵垂成之局又生枝節耳都公素不耐戰過江亦無能爲玆奉　命移守邊陲富帥接辦未知能否分兵協勦諭江北防務祗

須三五千人即鎮江城守亦奚須萬衆嘵唔宿將詎肯感激徒媕婀天下
軍旅乃付儒生殊足慨已東南財賦之地蹂躪至此觸目瘡痍一二年間
即能廓清農商均難復業　國用何由得充餘孽再竄他處征調益無已
時兵不撤而官民常窮兵即撤而遺孽豈易念之長太息耳

復龐寶生侍郎

浮糧再請減成景亭前輩亦力持此議方伯斷斷爭執雖與水乳此事經
畫甚長關係極重固須司署承辦尤要官紳和衷鄙人勢處兩難已緘商
揆帥折衷定論總須軍務肅清流亡日集方可舉行或俟能者善其後耳

三月十六日復萬篪軒方伯

臺司政務頭緒紛煩暫循舊章俟查核確切再行分別整頓自係老成之
見如須鄙人幫助儘可密緘知會爲左右稍分怨讟也沅帥餉絀義無辭
濟鹽斎北岸鹽捐統加四成分解金陵蘇常撫衆商民有裨大局感賴曷

已幸即速飭照辦各省釐捐之重無如上海江北覩濾輕至數倍即加四成該商當不致違抗丹徒苦累無人敢往上年與蘇甯兩方伯商定嗣後委署一年期滿調署裏下河優缺而許緣仲金香圃嘖嘖稱張熙之賢弟曾見過張令一次究未深知底蘊應請酌察調署以均甘苦張牧之署泰州亦係弟推轂聞其官聲素好並未見面江北衆論則謂其德優於才不宜煩劇年滿更調似亦可行至泰州應否即予張熙仍須明眼人衡定弟毫無成心也弟自涖滬蘇二年有餘北岸各官視同隔膜亦遂不便吹求聞需次頗多無由識面何敢妄加評隲今承虛懷下問愧難悉舉仍祈隨時留意察訪喬鶴翁瀕行詳報補署之案屢見迭出未免老吏市恩習氣執事鑒空衡平一秉大公向所欽佩尙冀逐漸遴選徐挽頹風無任仰頌山陽李振發質性樸誠亦稍有才係同鄉舊識敢告左右以備夾袋之儲弟於初六七日圍剿楊舍華市一帶竄賊俘斬數萬逸脫不過三四千人

沿江腹地一律肅清弟即親赴常州督籌攻剿該逆窮無復之仍圖死踞日內先將西門外賊營二十餘座踹毀即分三門用炸礮轟城或可聚殲勿貽他處之患杭嘉復後陳炳文汪海洋李世賢黃老虎四大股由湖州分路上竄一由廣德一由安吉孝豐皆裹十日糧疾趨江右浙西全境肅清而珂鄉恐有難支之勢未審揆帥與幼丹如何區處

三月二十六日復曾沅帥

連奉手書敬審穴地十數處即日轟發餓疲賊衆聚殲可待日以眄祝陳汪侍堵四悍逆全由廣德甯國竄江右而仍留餘衆踞守湖州以牽浙軍度幼丹所部兵將未足以制諸逆之驃突左公亦無兼顧豫章之意行且擾及湘鄂殊爲殷憂江盤所入無多即分半解皖奚足拯窮師門部衆久困於餉而餉源日益枯涸乃令揚滬各設捐局鴻章略知底蘊恐亦畫餅難於充飢也蘇糧萬石苦於無船可運承示由仙鎭米局撥兌誠較便捷

惟該局隨購隨運向無屯儲近以銀少而采辦愈少未知能有大批借尊處急需否容飭查復程方忠軍門竟於初十日子刻仙逝此公用兵方略爲十餘年來罕有之將公以贈我而無完璧歸公徒深痛惜渠欲俟嘉常復後一往金陵圖報大德所志不遂賫恨何窮鴻章督飭諸軍將常州西門外賊營三十餘座踹盡遂合長圍二十一二日猛攻轟坍城垣數十丈逆衆以無去路致死於我傷亡弁勇千餘未得扒入月初仍擬分門再攻如不果克待其糧盡自斃須三五月後丹陽有馮富兩軍牽制金壇盛逆潰走近處已無赴援大股諒金常兩城先後必得且不致竄走爲他省之患也鄙意亟復毗陵便可撤軍節餉近來半關尚不及數新復各邑與皖南情形相等紳民爭求振撫何地可以生財

三月三十日復郭筠仙中丞

史觀察至營奉二月初手示重荷摯念並蒙寵賜海南珍物軍次荒僻難

爲瓊報伏審台候萬福勛業彌茂於理煩治棼之際存長顧遠馭之思爰勤誠懇百廢漸興弭亂保泰日以企頌程方忠軍門二月間攻克嘉興而杭餘即爲季帥收復方忠髮際受槍子傷遽爾怛化失此良將左臂頓折從此不敢輕議征伐矣宜興溧陽克復侍逆餘黨竄併湖州頃復由湖糾衆竄歙南而入江右幼丹愈不可支楚粵邊境必致騷動爲患甚長丹常壇句各股二月初竄入江陰常熟腹地各城幸保無恙三月初弟出省督剿連獲大捷擒馘解散二三萬逃脫者不過數千旋馳赴常州督飭各軍蹋盡西南門外賊營立合長圍蘇境敗賊困聚毗陵一城衆尚十萬昨派戈程劉各礮隊猛攻轟坍城垣數十丈悍逆死拒未得扒入訊據逃賊供稱護逆擁兩粵老賊三四千人窮無復之公之部民若皆如此兇狠亂源何由塞耶弟思聽堵侍輔諸酋合力上竄江楚已難了結再縱此賊前去爲虎傅翼而徒博復城之名於義未協且金壇句容已復鮑軍橫遮於句

溧之交丹陽又爲馮富兩軍牽綴祗金常兩孤城耳早遲必克滅一股即了一事以吾蘇合力困常州以撥帥全力困金陵當不貽他省之害也沅翁餉極絀自姚力不能助總理衙門請以輪船經費餘款五十萬解濟金陵以收垂成之功昨赫德過此詢知僅見銀十數萬粤閩江海撥款均未照解奈何朱鐵橋鄧伯昭莫子偲等公無意入官鴻章不德亦豈敢致昌期春仲同蘇帥意終無嫌疑鄙人焉敢芥蒂惟蘇省水陸添募至六七萬雖收降衆在外月餉不及半關軍火所需尤鉅新復郡縣聞其無人即有遺黎互相剝食而匱跪取軍則久成債帥撫民則姚爲司牧何能分濟撥帥昆仲此乃致謗之由亦所內疚而無以自明者矣史君長於鹺權吳中桑梓之邦難於位置屬其赴皖一謁再取進止常丹果復軍務已竣將有意於裁撤冗軍與冗員矣

四月朔日上曾相

前奉二月初十二十一日手諭敬承一一比因常丹分股內竄蘇錫常熟騷然震驚日夜籌所以援剿之法又程鎮攻克嘉興遽受重傷憂灼萬狀未及上塵清聽節次戰狀及籌辦情形均已鈔奏咨呈冰案矣程鎮治軍有紀律多謀足智實爲今之名將天奪之速可爲短氣腐心該部劉士奇王永勝雖可代統然不及程鎮之變化方略矣鮑軍收復句容金壇則蘇境祗有常州丹陽二城與金陵對待各城敗賊聚集金常之賊約尚十萬最悍者兩粵死黨四千初意俟麥熟與僞英王叔陳時永丹陽三四萬衆併由壇溧之交上竄鴻章念陳炳文汪海洋李世賢黃文金四大股已由湖州廣德竄江右若再任護黨合竄爲患更長是以到常後督催各軍攻踞西南門外賊壘數十座卽移兵塡紮四面合圍不計收功之遲速但望滅一巨股省一後患蘇軍全力水陸四萬圍此孤城或可聚而殲之渦窟兩軍進丹陽西北二門月內想卽竄去有春霆全部橫遮壇句金丹之賊

亦難善脫也沅丈缺餉殊甚姚莫能助總理衙門請撥輪船餘款五十萬濟急公忠可敬惟此款多寡出入其權實操之赫德先允找付李泰國輪船經費二十四萬旋又札令勿付赫酋狡很豈肯聽令赫德昨爲戈登遣勇事來敝營鴻章面詢據稱止有十四五萬見銀可解已緘屬應寶時俟赫德回滬迅與核算明確儘數提解金陵以救飢困五十萬則紙上空談也入春以來敝處餉亦奇絀三月之久甫放一關幸蘇城遺糧少資口食前奉餽沅丈萬石屬由仙鎭撥兌現因無銀采辦漸少能否兌付已飭局查復左帥自克嘉興後意見稍融鈔函所云剿不必剿之賊納不可撫之賊似是英雄欺人若不攻嘉禾杭餘何以卽復若不收平乍蔡鄧何以卽降師門持平論之鴻章敢與人爭功名意氣耶劉松巖必欲照賦則核減又須請減錢糧仍求卓奪

四月九日上曾相

四月朔奉布一緘旋奉二十二日手諭敬藉勛勞益懋爲頌常州先於二十一二日開礮猛攻一次悍賊死守我軍與常勝軍傷亡至一千五六百人鴻章念此孤城外援已絕若不悉銳再攻又成持久之局初五六日布置詳密而後三面開礮不用戈登所部爬城郭松林劉士奇王永勝劉銘傳各告奮勇天人協應一鼓同登堞戰巷戰兩時之久生禽護逆以下大小頭目並兩粵悍黨數千無一脫者解散實數萬人可慰遠念丹陽有竄逭之謠已派劉郭兩軍馳往會剿諒難久存昨奉大咨令敝處派兵接守句容東壩擬俟丹陽肅清即飭劉銘傳所部往替各軍兩年以來無旬日不惡戰各營傷亡過半率以降衆補額未及休息操練諸將頗疲於奔命皆有棄官逃歸之意早准俟常州復後分別給假茲湖州尚有堵軸大股盤踞金陵未知何日克捷蘇局未能遽定即敝軍未敢即撤惟初來滬時人數尚少餉項尚足近來水陸增至七八萬拓土而仍不生財月餉半關

倘難預定將來即欲裁遣補給一二月欠項亦實爲難深愧自惹煩惱戈登自顧伺國允爲遣散常勝軍此是蘇省最要關鍵但立索資遣經費十五六萬元寅支卯糧如何籌付關道不得已乃欲出利借洋行究未知能辦妥當否炸礮有勁旅輔之實得奇效嘉興常州城堅池深賊尤狡悍雖登城傷亡千數百人究可操券常勝軍礮位三十餘尊華爾白齊文戈登歷年湊製皆中國所無者內有浙蘇弁勇熟於流放已商託戈登爲我留下合之程軍門礮隊略一簡練無堅不摧敝處設炸彈三局聊可應用惟需費視尋常礮局多至十數倍鄙見欲開此風氣甯缺正餉而爲之師門以爲然否承屬四五兩月之外加撥四萬併解金陵舉國望望然無以應教正深焦急適赫德見過云奉 旨撥解輪船經費有現銀十五萬可解已屬應寶時俟赫德回滬即速提交委員搭輪船逕解金陵赫云隨後或有三萬鴻章已面懇之俟其查報當再奉聞大約四五兩月十六萬之數

可抵過也滬上商富為鹽捐所苦蘇城克後曾勸捐一次迄尚無成數不可德感不可勢偪昨嚴札飭催英法領事出頭抗阻幸勿以他省成例繩之鴻章雖不肖似有微功於滬上乃刁頑如此師何所見而謂數十萬不難致松嚴敏齋以此局無裨又畏訶責鴻章理應避嫌勿言惟念與吾師休戚相關既係不能多助亦何敢不以實告如疑別有詭託姑試辦之可耳裘樊髮捻想係僞扶王陳得才所勾合鄂軍似無能遮蔽若放過英霍潛太必長金陵坐守之計頃搜獲黃文金三月杪與護逆帛書云聽侍窟江西欲圖繞救黃李仍守湖州以待惟冀江鄂將士扼截痛剿使不得逞志乃妙

四月十日復吳仲仙漕帥

敝軍餉絀允為就近飭催淮海各屬認眞籌助感佩逾涯得尺得寸豈敢過存奢望惟期迅速集事以救飢困或謂北鹽既已暢銷淮河各卡比江

卡較少成本較輕能否於十五堡等處添設一局所查核見示爲幸揆帥於揚滬兩處勸捐金陵軍餉自出於萬不得已滬中爲釐捐所苦洋人所挾持難行我法弟爲蘇城善後勸捐紳富迄無成議而領事出頭抗庇蓋商富大半寄庽洋涇浜與各洋行也奉總理衙門　奏准截撥輪船經費餘款二十萬濟金陵稍救眉急然揆帥之窮軍事之棘手殊甚岌岌

四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幼弟回皖寄呈一緘陳虎臣抵蘇適鴻章自常回省奉四月初三日鈞示伏審憂勤致疾德容蕉萃似非昔比爲之懸系霆軍虛枵無甚實際久有所聞此次入蘇境後未多接仗賊頗畏其虛聲望風納款乃金壇盛逆薙髮張某帶一營入撫詐索多贓盛逆忽閉城將營弁勇全數擒殺並將營哨各官分解常丹首逆處敝處收弃牛之降尚有霆軍兩哨官在內春霆匿不以聞仍飛書飾報戰狀卽此一端其虛象迥不如從前在皖鄂時矣

聽侍各股入江西師門自當派兵往援舍霆軍更無大枝而該軍渙散如
此殊令人憂本擬將赫德繳交之五萬八千餘兩及海關挪借之三萬儘
解鮑軍昨得沅丈十六日書已由十五萬內劃付霆營五萬兩又遵來示
分解四萬足成鮑軍九萬之數餘交沈鶴鳴解回沅營已節次咨明在案
劉銘傳鄭國魁各軍計已行抵句容東壩接防鮑營當可拔隊鴻章飭解
員沿途探交或不致誤金陵地道能否轟破如難收功麥豆已熟夏令苦
熱扶逆援股漸近恐須入秋乃有指望前　廷旨有令敝軍會攻之說鄙
意苦戰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勞苦累年經營此城一簣未竟不但洋常
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是以常州奏捷後不敢輕言越俎
朝命亦未敦促富將軍遠欲會攻誠爲有損無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賊
尚無去志左帥屢云偪城其實距城尚遠昨來咨屬勿會攻請蘇軍進長
興以扼其喉月初當派劉王郭楊四軍圖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而爲

進趨廣德四安之勢庶於浙皖金陵全局小有裨助然敝軍至遠以四安
廣德爲止過此則糧運更艱調度亦難矣長興復後須暫屯駐以俟過伏
屆時如金陵未克必須撤隊往助祇要吾師與沅丈一商書七月中旬可
派鶴弟帶數將前去稟商沅丈酌辦揆度大局自以速克金陵爲釜底抽
薪之策扶逆由鄂下竄聽侍由江上竄皆爲金陵也老巢一破衆逆必奔
潰瓦解則援江援鄂援皖皆不如速圖金陵之急且要也惟祈吾師於應
接不暇之中仍擇緩急輕重而措施之爲幸聞近日煩懣太過憂亦奚益
至　欽篆督篆此時斷不可求卸金陵克復再圖卸肩似不失大臣進退
之義亦猶是壘守挺經之道兵柄過重利權過大局外無知者不能無疑
　朝廷似有洞鑒年來兵將無甚出力戰狀訾議與外侮由漸而入若金
陵一復大局立轉浮議自可全消而一身之進止亦綽然耳鴻章侍函丈
最久於時事微有通曉用敢披豁上陳定蒙采納常勝軍竟已妥撤戈登

今年忽變爲忠直好人非鴻章所能革其心而乃中興氣運使然頭將礮隊收回留爲有用須一半年操練工夫吳紳公呈求蘇皖分貢院甚堅鴻章皖人亦所夙願所主持擘畫之餘屬虎臣兄面陳

五月八日復左季高制軍

海塘關係松禾郡農田水利必須通力合作前據劉方伯面稱楊坊允先墊辦再行籌捐尊處委段廉訪勸諭有成議否滬上舍此鉅富無從著手揆帥以江釐減半近欲赴滬捐餉實已羅掘一空塘工須秋後由松屬田畝設法也聽侍各股趨江右者聞多而不甚悍至常州林彩一股經數次大創實無能爲或謂林彩已陣斃矣矮崽陳是否卽英王叔陳時永未聞其人總之護逆一股大小頭目已於四月初六日殲盡貴部進湖州者現抵何處自大錢口至泗安賊營碁布竄路恐不易斷劉王郭楊各軍爲兩所阻頃甫自宜興拔隊由夾浦進乃有運道知愈附及常勝軍裁撤糜費

固多卻尙順手惟巴夏禮藉口於上海空虛從旁饒舌不得已請劉仲良侍講移師設防杜其把持之漸聞禾郡有兵替守固不在多也

復萬篪軒方伯

奉手教敬悉一一松令幫辦泰州有年情形極熟可謂委任得宜句容依令亦必稱職前句容龔令輔係文達公之孫厲伯符方伯來書屢稱其才昨過謁晤人甚老練惟因病開缺必須送部引　見後坐補原缺江省偏地瘡痍正資熟手可否由尊處詳請　奏留差委暫緩赴部海州通州二缺均准部駁地方軍務未靖人地實在相宜似可詳請頂奏陳牧朗有才識梁牧係弟明保人員實能勝任愉快也金陵餉絀詳報於統捐分解一款添撥三成其捐局應俟滬捐竣事再行接辦馮軍門奏請留鎭軍七千餘人足敷分守餉項似可少減滬關收數大絀向來每月將近十萬上月僅收七萬而常勝軍糜費過鉅不得不裁此次遣撤事竣因牽涉洋人需

十四五萬金皆向洋商挪借必要按月扣還是以鎮餉萬難應付將來扣消借款如金陵未下尚須隨時酌濟斟酌緩急輕重之義則鎮餉實難如數弟非有所吝惜實迫於無可奈何惟高明鑒之敝部水陸七萬餘人除分防東壩句容溧陽　廷旨責令協剿湖州金陵勢難遽撤譁潰可虞

復曾沅帥

地道果否穿透五月底能否成功以人事決之必能得手其早遲則關天數也昌歧紮營何處屢奉　寄諭飭派敝軍協勦金陵鄙意以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況入滬以來倖得肅清吳境冒犯越疆怨忌叢生何可輕言遠略常州克復附片藉病回蘇及奏報丹陽克復搖尾聲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當入　清聽富將軍之淺躁左制軍之傾擠鴻章不樂爲也至貴部艱窘如此忝爲地主當籌犒勞無如所部水陸七萬餘人迫於　朝命防本境兼籌協剿勢難遽撤滬中羅掘殆

葢供輸久竭實已自顧不暇而外人皆被以富名無從解免抑不必强辯矣左公負海內重望既放浙賊竄江西不得不牽扯蘇常又不得不强拉厚庵心勞日拙殊覺無謂爲　朝廷當大事各顧大局一藹公論若起而相爭便失和衷之誼重貽　君父之憂猥荷　殊恩異數難遽超然引退惟處斯時地徒增悚惱鮑軍入江後逐賊已至何處楚北髮捻或不能遠達皖西敝部進長興者日內可至夾浦金陵如有竄信祈飛致劉省三就近追勦厚帥無陸軍何從下手師門必應諫止鴻章分微資淺恐未可妄談全局也

五月十九日復郭筠仙中丞

江鄂糜爛甚矣游氛竟未入粵固有福德照臨抑由戒備嚴密然粵乃賊之止境其由鄂而下由江而上中權如何可支寇亂蓋無窮極吳越雖漸戡定事勢似强人材則衰多禮堂程方忠南北同時受傷而亡禮堂滿洲

之傑者方忠亦十餘年罕見之將將才爲立國根基豈天心猶未厭亂耶金陵賊糧未斷沅翁地道難成 廷旨屢責鴻章督礮隊前往協攻未知沅意云何湖州尚有十數僞王季帥派兵勝敗參半敵軍不得已而協剿大隊由長興進發湖郡一日不復蘇常一日不安亦難舍之而西也揆帥屬令分援句溧潰壖建平各防又以皖廬有警須大枝勁旅往助又與幼丹岈端已成江釐日絀由滬月添四萬鄙人義何能諉眞有應接不遑之憂濫被 殊恩進止旁皇顧瞻大局終始靡盬久恐隨頹波而俱逝耳常勝軍裁撤就緒丁雨生署海道亦得一助此可告慰

五月三十日復曾沅帥

蒙調援金陵倉卒不能決計四被 諭旨兩奉師咨三接函牘公義私情何敢推諉惟前軍已抵長興方有西援之 命臨敵抽撤必誤機宜長興已於二十四日克復湖州堵輔各逆正與浙軍爲難聞蘇軍之進頗覺膽

落而湖州與蘇常處處毗連可慮甚多十七日復奏片稿均係實在情形業經咨呈頃復附陳一片鈔呈冰案初冀我公地道可成無須借助茲師門與執事殷殷屬望鴻章應即日整軍就道惟此間爲難之處竟荷遠鑒日內親赴長興酌察情形如可分派勁旅率方忠礮隊冒暑遄征巡歸麾下調遣鴻章或隨後抽暇赴金陵一勞軍士藉謁堂階固所至願如勢實難分或有　旨令速剿湖州七八月之交亦必率偏師前來靜候指揮大咨謂蘇軍到後由敝處主持一語未免彌謙彌僞鴻章粗野性成詿無方略斷不可喧賓奪主亦不必區分界限祗求於事有濟而已炸礮須靠河邊易於搬運城垣磚石無論寬厚最易轟坍嶄勘明形勢宜從何處下手便中示知地道仍須加工炸礮未到之先轟開最妙否則上下中邊同時舉發亦令該逆救應不及尊處切勿鬆勁至感至禱師函疑慮二端情事所有自須鴻章親往得與貴部開誠布公毫無隔閡若不得自將請公容

納而調停之爲幸餉事當竭力籌催

上曾相

前奉四月十六日賜書誘掖奬勸無微不至感媿交并旋接五月初三日手示飭派援防溧水高淳建平比因建平實無可派撥奉咨後即令劉況兩軍分援淳溧之防咨呈冰案矣連奉四次　寄諭飭鴻章會攻金陵又奉五月望日鈞函並迭奉咨催私衷焦迫恨不著翅西去以彊吏體　朝廷之意以弟子應師友之召無論事之濟否曷敢稍有怠緩惟礮隊必須多用急切難齊已詳於十七日覆奏片中湖賊志在死守抽撤不妥又詳於本日覆奏片中均係實情實事師門明鑒萬里能否曲諒苦衷准其稍緩長興於二十四日轟坍城垣各軍奮力扳登三次乃上傷亡將弁勇丁將近千人殺賊甚多各鎭稟稱天氣炎熱槍礮不能多放請俟過伏再行進戰尙不知有援剿金陵之說也敝軍槍礮最多而精郭楊劉王四軍萬

五千人洋槍萬餘枝劉鎭銘傳所部七千餘人洋槍四千枝是以所向披靡若槍礮不能多放則亦不甚得力常州先僅劉部礮隊轟擊四月賊與官兵皆視爲無奇由其礮小不能制死命轉足長賊志也洎鴻章到常乃調齊各軍礮隊轟然雜作諸路併進倖而一得嘗與洋將討論皆云炸礮不用則已用則必要攻破意思殊爲深長往時程鎭與戈登同攻蘇城將自家礮隊全行藏棄專用戈礮蓋亦愼於一發諸將多粗心浮氣或求一二尊炸礮以爲守營拒敵皆未能深得其益若攻金陵須調眞正礮隊兩三枝輔以地道數處洋槍勁旅萬餘人拚死先登或有把握鴻章西去斷不能以持久故宜愼之於始　朝廷疑師門有畛域之分鴻章有嫌怨之迹不得不據實聲明左公意氣雖盛兵力實不能强黄老虎專打浙軍日夕苦纏已爲賊人所輕賊既輕浙若鴻章即分兵遠去彼必蹈瑕乘間此鴻章左右爲難之苦衷也日內親赴長興太湖一看如湖州易得先了此

處郎西去句留數月可無內顧之憂若師意必令分隊祗可勉強塞責恐於事仍無濟耳來示疑畏二端固在意中分隊遠去誠不放心東軍所富者軍裝也賊贓也而弁勇豈爲區別城下之日爭財物亦須預爲申儆總之鴻章與沅丈交契素深貴部相識已久似易解說餉事容爲盡力

六月十一日復薛觀堂侍郎

布路斯換約忽有反覆昨丹國公使過滬又揚驅北去挽留不及比奉寄諭派李鑑恆嵩與劉方伯在滬辦理惟台旆正在津門恐該使央求就近互換如肯折回當屬李劉二君妥辦也與外人交接曲折之隱非當局不知其難　廷傑每生異議瑯琊乃肆誣毀自夷氣不靖以來大半誤於臺諫之嘵嘵茲甫就緒尙騰衆口殊令人惴慄太息耳戈登今年驕氣漸退蒙　恩迭獎勉爲好人嘗勝軍之撤毫不費力眞出意外卜公使伯提督巴夏禮會議皆謂當撤仍留戈登駐滬教練前撥給英官之八百勇巳

伯兩省不另索他兵守還有戈登在此以後無甚波瀾可紓遠念戈登赴
金陵一看云必須散軍槍礮隊前往會攻方冀得手迭奉　廷旨暨撥帥
咨函殷殷相屬義何敢辭惟湖州未復祇可暫派兵將西去弟未便遠離

六月十三日復萬篪軒方伯

玉體尙未就痊至爲系念六合藏令前准富帥來咨殊深詫異竊思尊詳
有信任劣董派捐斂費之語而富公據紳董禀留顯爲矛盾向來無此政
體究不解其何因茲承縷示各情並鈔吳富兩函執事爲難之苦衷概可
想見富公挾老派　恩眷陵轢一切動輒干預謗議橫生自忘其居官界
限徒覺可哂漕帥實心要好而風力頗低閣下兼綜糈台事事與督中交
涉又處孤立之勢祇有耐煩忍辱待金陵克復大軍遠去事權歸一始可
逐漸整頓此案容卽委查想撥帥漕帥亦勿苛求也會攻金陵之役迭奉
廷旨飭催滌師緘召義無可辭惟長興甫克湖州未下蘇常接壤暫難

鬆防擬先派劉省三劉六如王榮春三鎮槍礮隊萬五千人於月內冒暑前往察酌形勢如何進兵俟此間防務少定弟或輕舟一往訪日回蘇以期乘顧台中代收二成釐捐曾否集有成數昨札許道提收彙解仍求吾兄隨時查察見示金陵餉絀敝處時有接濟苦於自顧不暇分撥無多若秋間再不告捷南北之力殫矣溧水程令似尚明練可飭到任寶應前署令官聲極好是否仍遵前示秋後交卸希妥酌至臺諫部議舉其大凡言之勿過拘執

復左季高制軍

連奉手教伏審孝豐既克前旆進薄安吉梅溪援賊定已奪氣安邑克則與敝部長興守兵通氣便可合力由西路兜剿而前湖州自成孤注不致流竄爲害鄙意初亦如此迭奉　廷旨暨揆帥昆仲咨函催令會剿金陵雖再延誘敝部精銳槍礮隊半在長興昨輕舟馳往籌度該處爲皖浙要

衝易得而不易守已飭郭楊兩鎭十五營分紮城內外以劉爲堵而調劉

王兩鎭十八營并開花礮隊協剿金陵即日啓行長興與宜溧腹地隔山

數十重孤懸湖濱未便單進賊巢自絕糧援應俟尊處安吉得手犄角勢

成或吳興東南兩路之兵漸移向前敝部即留數營守長興餘悉由泗安

塘橋之北呂山小梅等處滾紮而前以太湖爲運路而平望吳漊各營進

蹙大錢口聊備貴軍一面之援兼固蘇省半壁之防見在兵力止能如此

散希騤原廣德賊少而不悍其力不足以援湖湖賊於泗安梅溪兩路多

屯營壘自留出路若我兵力厚直趨梅溪與貴部合剿奪而守之則泗安

安吉兩路皆斷惟自長興赴梅溪中隔要隘賊皆以石壘守之我軍進前

而不得顧後久則糧運必梗所爲瞻慮旁皇者也湖州東南港汊紆阻西

南山嶺複峻進兵實難議者皆謂向來取吳興及前年賊陷湖州均以進

大錢爲得勢此專就攻湖言之尊意欲斷竄路惟在偏西三縣此就辦賊

大勢言之洵爲卓識幸長興孝豐已克安吉一縣或尙易爲安長之間賊
營連綴亦須費許多工夫方能剗盡然後竄路眞斷也敝部旣單難遽深
入距湖不遠之處惟公指揮幸隨時箴示之鹽捐合辦謹當從命

六月十七日復曾沅帥

長興途次接五月二十八日手書回蘇後又奉六月兩函敬審督剿辛勞

廕復事宜條列如左

一自師門兩次奏催後　廷旨愈急適値長興克復籌察該縣孤懸湖山
之脊爲皖浙蘇來往之衝殊不易守又得左帥來緘欲不急攻吳興先從
孝豐安吉進兵以斷竄路孝豐已復惟安吉踞逆負固自安吉泗安至湖
州賊紮堅壘數十座浙軍之力猝不易取我軍斷不能直偪湖州致取嫌
怨與其停兵以待不若分軍以守相機夾剿仍派大隊赴金陵軍裝糧餉
炸彈船隻預備齊全必須二十餘日回蘇後卽檄調劉六如士奇王榮春

永勝劉省三銘傳各部槍隊萬餘人並該兩軍礮隊前往請節下指示調度而留郭松林楊鼎勳槍隊十五營駐守長興東南無一二驍將不能支持全局郭鎮云奉尊處函招自以舊部較爲親切惟劉王有礮隊不可不去劉王去則郭部須留守乞緘諭該鎮專意援湖勿以金陵爲念

一此間江船難得天氣酷暑早到亦不能下手姪屬各將從容起程如於七月中旬趕到卽易做工開礮先令劉省三馳赴台端請示並圜察城下形勢以何處紮營安礮爲宜礮位有數千觔每礮祇有一車架若拖運旱路至十里外車輪易損損則無用亦無法想故須就水邊紮營搬運至城濠不過寬處浮橋或易爲力若欲多扒不妨多搭且看缺口有若干丈再定扒城隊伍之多少摊擠固不相宜戈登謂水西門太平門兩城隅易轟然否

一鴻章前奏須三軍礮隊前去方有把握三者之中以常勝軍最精而整

其次則程軍礮隊又其次則劉軍礮隊蓋三隊排在一條鞭中或間隔數十丈則一面城頭賊無立足之地並轟並扒似易入彀始遣程劉礮隊先行常勝軍所遺礮隊交羅榮光接管正在苦心操練一月後略可施用教習洋人十餘名巴夏禮初云不令出征昨戈登來蘇又云須帶他去較穩茲該洋人等在敝處甚恂謹屢求隨征羅榮光亦言自去恐打不好少遲須調隨鴻章偕往較易操縱程劉兩隊各有數洋人尙受統領節制無煩廑慮此事中土人驟難學成好準頭及會使各件器具非鴻章喜與西人爲緣也

一師門來緘暨尊意均令三舍弟統去鴻章曾有是說惟迭次　諭旨未經提及三弟久役多病恐難耐勞諸將多非素轄鴻章未便檄令遠征祈亮之鴻章隨後自將之說實難預定若湖州無警往返十日斷不久留若少有警變卽作罷論一切敬懇我公費心照料劉王係方忠舊部王尤感

恩劉省三稍跅弛有血性有很勁亦心折大才鴻章再四諄囑均允敬謹
受教乞勿客氣千感萬感
一前解萬石老米奉大咨後業經起行不及追回望飭收酌量變價不抵
正餉可也焦山鹽局委員習氣太深已札撤即令楊縣丞幫同稽核許道
外才開展而用人太雜時受申飭
一皖桐如有警能否酌撥尊部數千人往援敝軍前往求即酌定該紮何
方就此塡紮師門處久未及上書乞先以此緘代呈以慰遠懷
六月二十日上曾相
前自長興回蘇奉五月二十五日手諭敬承一一當即仰體藎懷檄派銘
開奇盛四軍槍礮隊馳赴金陵正在料理啓行旋准沅丈飛咨江甯省城
已於十六日克復爲之雀躍狂喜師門與沅丈艱苦經營憂勤顧慮必須
專克此城以迴東南數省刦運上酬　主知下副衆望不世之功必待非

常之人鴻章所爲每奉　明詔與大咨輒趦趄旁皇而不敢進者也聞洪
李兩酋改裝竄逸據探報湯水茅山一路游氛路驛已飛飭句容溧水東
壩南渡各軍合力兜剿似不致或有漏網鄂賊入英山者定已奪氣皖防
布妥大纛自須親往勞師是否即在金陵久駐湖州逆衆恐將南竄已飭
郭劉王楊四軍由長興拔隊邀截竄路再圖攻城如湖郡得手節鉞已至
石頭當乘輪船就謁函丈兼晤沅叔以慰數年闊想城內賊遺財物藉犒
饑軍一切處分恐須親臨裁決俾沅丈得稍養息蔗軒病未全愈能否調
往經理善後各事申夫來牘奉調北援不知此時有無更動已派張志邦
二營前往接防

六月二十五日復左季高制軍

金陵克復敗天同慶大局當即轉移十六夜內城舉火自焚各僞王率千
餘人或謂數千冲出沅翁派騎隊追剿據報於山中搜擒忠逆及僞王次

兄確實不謂敝處東壩南渡各防兵於十八九日合力兜擊擒馘千餘聞仍有二百騎逸出廣德竊料驚竄游魂未必再入湖州絕地探報有勾結湖逆竄併江右之說似在意中該逆猛撲長超山蔡元吉營其時尚不知金陵已復也目下賊情當又變動弟已飭郭劉王楊四軍由長興進紮呂山八士橋而橫出虹星橋塘口橋之間先斷湖州至泗安之路再進灣楊家莊與道場山一帶貫部各營通氣則梅溪安吉之路亦漸斷矣惟自楊家莊西至虹星橋西北至呂山西南至梅溪賊壘如恭聯綴比櫛下手極難若不由此進兵不足制賊死命不敢避難而圖易也若旬日內外賊圖他竄敝軍尚未得進步若秋涼再竄我軍但據住一二要害或可多殺數賊尊意以爲然否舍安吉不攻而進偪湖西似取徑較捷用力較省與敝軍較易聯合仍乞卓裁弟聞蔡軍被圍即檄潘琴軒觀察與李賓堂軍門水師由南潯進圖晟舍以分賊勢薌泉方伯必能迅速解圍俟解圍後東

南各軍步步進紮弟亦當令潘道劉侍講等與太湖水師相機薄大錢口以斷太湖之接濟鄙意湖城外濠寬礮力難施惟於西南用重兵遶之東北又有以牽綴之或漸得手伏候裁奪

六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連奉大咨惠緘敬審禽獲忠逆及洪逆次兄搗穴殲渠功高百辟快慰無似兩年以來與忠逆搏戰最多既深佩其狡猾更積恨其忠勇來諭豻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洪秀全必須戮屍以抒衆憤其幼子想已竄出十八九日東壩南渡各軍邀擊於河口橋一帶擒斬淹斃近千人聞逸去廣德者無幾湖州賊衆且悍浙軍在東路被蹋數營幸金陵已復蔣方伯出省來援皖軍分路併進冀先遏其他竄再圖攻城轉瞬秋涼或可得手偽府被焚地窖當必不少如能掘得金穴藉犒饑軍稍償血戰之功實所欣祝皖境各防布置師門似須移駐省垣督籌善後吾丈勞苦日久

濕疾未痊暫宜息心將養未便更以地方瑣事相煩至幅巾歸農我輩皆有此志惟受　恩深重責望交加恐難進退自由耳城內貢院基址房屋尙存否乞查示

七月三日復會辦西藏事務福元修宮保

土司撤站阻滯日久實不成事節旆徘徊中道公私窘迫瞬之殊代焦憂即勉强前去設歸途復有風波將若之何駱制軍能否從旁設法或爲奏明請　旨如能併歸景公逐漸籌辦師門獲免萬里之行深爲企幸丁未榜途大佳現膺疆寄者五人仰託庇蔭均能樹立而鴻章辱知愛訓植尤深且厚比年視師與會叅奏薄效皆緣患難相從千磨百折而出感念舊恩懼有隕越日夕悚惴現添募水陸至七萬人餉益支絀蘇湖州早克東南大定遂解兵柄將息故廬或可藏拙以善其終耳瀚兄承乏粵藩京協及本省各餉鉅應不暇亦難久支曉莚改歸蘇省仍少外補之缺渠亦非

長於吏才作梅無以為家胸次尚復超潛兩信并呈閱世兄世妹等仍在京師府中乏人照料惟望杖節還　朝娛此晚景竊通有數乞勿挂懷

七月六日上曾相

前聞金陵捷音六月二十日肅緘奉賀由滬遞皖頃奉初二日金陵所發手諭謹聆一一適奉　寄諭普頒　懋賞師門與沅丈並拜侯伯榮封以蓋代未有之奇勛膺曠古難逢之盛典而鴻章忝附驥尾濫邀異數駭汗震悚莫知所云讀大疏末段至性忠孝高文典冊其人與事與題非此不足以稱之令人感激而繼之以涕也沅丈同諸將勞苦百倍尋常李提軍以死勤事尤可傷心節鉞既臨似宜多留時日撫慰行間略加區畫回皖果定期否鴻章原擬大營久住石頭俟湖賊少平乘輪舟謁商一切如月內南歸須八九月再來時前往緣堵輔諸悍黨圖攻浙軍蔡元吉已旬餘矣蔣方伯援剿不下左帥屢書告急謂有句廣德餘逆入湖併竄嘉興之

意郭劉王楊四鎮現甫由長興進呂山橫截泗安湖州中路而賊壘堅且多未易盡拔仍擬調守常州之張樹聲一軍赴平望南潯與潘鼎新劉秉璋兩軍併力東路並分劉銘傳守句課一軍與南渡各營進規廣德與郭楊等併力西路皆以剿爲堵爲節節進逼之勢庶廣湖各賊奪氣而腹地不嫌空虛卓見以爲然否尊論欲令敝部赴淮南北各屬鴻章與劉銘傳張樹聲等亦有此志似須湖州克後乃可派出江浙祗此一隅孤立而堵輔尚無竄意且正要遮其他竄防其潰決左公已自信獨力難爲鴻章致少存畛域之見耶馮軍門赫商遣撤該軍鴻章深以爲然如廣德建平東壩有重兵金壇丹陽似不必守但派數營接防鎮江未審鈞旨若何節此疲軍之餉以益貴部不無小補即揚軍亦在可裁之列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剿他處呼應尚易靈通乞酌奪爲幸沅丈積憂累勞觸發未愈而　恩眷特隆似未可

急於求去汰新勇併老營分數鎭將統之益以鎭揚半餉日見囘甘可臥

治也　旨令解李洪二酋進京儻猶未殺自須解往軍事似難卽了各路

悍賊計尙二三十萬其頭目兇猾善守能陣稍一差池便起波瀾粵人卽

不盡殺放歸亦無生理似宜裁弱軍以餉勁旅徐圖結局

七月十三日復左季高制軍

連奉惠緘猥荷奬飾功微　賞重祗增惶汗轉瞬全浙肅淸定有非常異

數頌禱莫名探報湖城賊糧足支一年堵逆竟無去志日來長與各軍進

紮呂山及虹星橋大德橋尹隆橋之北與賊營隔河相望擬俟礮隊一到

分路猛攻惟聞石壘極堅賊守極靜河道又極寬深屢飭各鎭不攻則已

攻則必須破其一二堅穴則由湖通泗安一路賊營當自膽寒而圍撲東

埠之黨亦必狼顧大約數日內必有戰事俟報到再行奉聞貴部之在錢

杭安吉者人數旣單似難速進待敝軍攻奪尹隆大德橋一帶賊壘則泗

安之路先斷再看湖賊動靜若何如張兩翼以俟其竄於山谿險要截擊之最易打好仗如倘不他竄貴軍西南東南兩路與敝軍正西東北兩路節節進偪互相聯絡仍照常州金陵辦法少緩時日一鼓殲除亦計之得咨想高明必以爲然也蔡元吉誓以死拒良可敬憫蔣方伯聞屢獲勝巳否解圍殊深懸念萬一蔡軍潰退賊可由雙林烏鎮直撲禾城蓋籌諒有準備該處河港紛歧亦不易遏也潘道與李軍門水師攻晟舍不克頗有傷亡聞其形勢布置不可力取頃添調劉侍講張道樹聲二軍月杪紮定再從織里楊漊下手或分進大錢翼與東西各路犄角節節相緘爾敝軍過江爲肅清淮南北之助鄙意蘇局雖定而湖郡負嵎廣德門戶洞開未暇遠略昨派劉軍門銘傳勁旅二十營由東壩建平徑趨廣德藉堵江皖回竄之路而拒湖州西南之援未知有當帥意否江賊經厚庵制軍痛剿後必走閩浙邊界賴公老謀有以制之

七月二十三日復左季高制軍

潘道十三日攻克晟舍賊壘劉侍講一軍亦由吳溇楊溇進規大錢口張道所部將由織里昇山並進蔡營雖潰西北路攻剿正緊賊須返顧蔣方伯見攻袁家匯長超山如即得手該逆亦有面面受敵奔救不遑之勢長興呂山各軍於十五六七等日猛攻尹隆橋石壘因河濠環互槍礮靜密屢攻不入將士傷損頗多自泗安至該處塘路賊營綿亙我軍隔河而壘地勢窪狹飛飭各將設法由後路鈔擊劉省三軍門已於二十後陸續拔隊直指廣德撥帥復書深以爲然探聞僞幼主尚在城內專靠湖州泗安一路轉運糧食欲糾諸逆合竄堵逆尚不欲遽棄湖州但冀劉軍速克廣德則泗安一路賊營必漸震動郭劉王楊四軍再直擣中堅湖賊或圖急竄也合浙蘇全力經營此處毫無畛域爭忌之嫌而有同仇偕作之志以人事度之早遲必克仍祈隨時指示機宜互相關照楊逆即密飭查拿蘇

境得兩不大費踞想同之也

七月二十五日復馮萃亭督辦

金丹兩城偏在腹地似可無庸設戍昨已詳細咨復冰案壇邑與溧陽相近惟聞旱路不通河道紆阻建平廣德一路方有劉軍門等二十營進剿目前斷無竄越之虞所慮已撤之軍驅遣未淨或致逗留滋擾務祈嚴飭管帶各官督押起程分投搜捕則地方可蒙無事之福感德非淺鎮城要地擬抽撥二三千人接防未知雄師是否全撤或陸續裁遣兩軍不宜併駐似須尊部料理就緒敝軍乃敢往替還求籌示

八月三日復曾沅帥

連奉手示思承獎注肝疾濕毒靜養月餘當就痊愈至以爲念營哨各官久役思歸藉謀凱撤或較順手蒙諭代借鉅款俾資遣散義何敢辭惟自蘇杭復後長江通行生意四散滬市頓覺蕭條元年洋行借款利息不過

數蓋二年不過一分今秋因軍米不繼須借十萬兩乘裏下河新穀登場時采辦預儲洋商無肯借者關說再四僅有一家索利每月二分及與成交則又反覆敝處招牌已壞來源進款實亦大遜去年而用款轉增數倍窮且益堅不敢告人輒緣來教略自訴耳馮萃亭撤軍立索重貲富帥又屬濟京口旗營全餉南道主人殊不易支昨商請劉丁二君能否於八月四萬額解外多借若干茫無把握容催湊出多少再行奉報諒明恕君子斷不責人以所難也潘劉各軍於二十七日克復湖州郭劉王楊四軍追剿至梅溪安吉擒斬甚衆吳毓芬一軍於二十八日克復泗安劉銘傳於二十九日克復廣德州僞幼主與黃老虎等約由徽浙交界竄江西狼狽之至中途如有勁旅兜截可盡殲之祈速函報師門轉致江皖各軍爲荷

八月十七日復曾沅帥

奉惠書敬審熱毒尚未就痊秋氣漸涼定已調攝復元矣至爲企念泗安

廣德各軍追截五晝夜解散擒溺數萬人劉軍門銘傳初二日追過甯國
孝豐界內與黃文金相遇惡戰良久據逸賊供稱黃逆實已槍斃逃去僅
二千餘人僞幼主則先期竄赴徽祁皖軍亮能截獲也鄂匪竄入皖有劉
南雲等二十二營往剿當可一鼓殲除日來有戰事否賊踪果抵何處便
中詳示為幸關濟洋藥銅帽敝處所存不多大銅帽尤極缺乏各項應需
若干望開單咨明遇便籌解前撥鎮營之三萬人未能如數照撥現因湊
解四萬借款尚須彌補須少緩數月再行籌濟尊處昨在友人處借觀李
秀成供詞云敝處關稅極多買動洋鬼與伊打仗等語今洋人漸撤而稅
捐轉益短絀此鴻章經理不善之咎焉得起李酋與為質證耶敝軍與浙
師會戰於湖州詢及兩邊放餉情形浙軍今年放過五箇月敝軍今年僅
放四箇月惟祝我公早袪新任海內富翁又歸執事或為鴻章稍分怨謗
耳鄙意東南既定我輩皆當東之高閣亦欲盡撤所部浩然長歸奈欠餉

無措尙未動手不知如何結局

九月朔日復沈幼丹中丞

奉手書備紉奬藉此次　賞功鉅典優渥逾常不才因人成事彌增愧懼

侍康前隊計已入楚粵邊界各路有兵堵遏當回老巢殄滅未易尙爲他日萌蘖之患堵逆兄弟實斃於陣其桿黨則散大半流入江境斷無能爲或仍急走粵中也貴境當衝而蘇浙去路無人遮蔽致貽執事焦憂鴻章深爲負疚賴厚帥與大力維持此後更望愼固邊境俾勿再來則東南高枕三數年後　朝廷可勿憂貧耳厚公秦隴之行能否尅期閩江軍集六七萬衆財力如何可支弟爲餉事所苦水陸七萬擬裁其半而欠餉無著徒滋悔恨善後各政無從措手兵制尤關天下大計若狃目前功效自以爲是亂未有已不知遠識以爲何如

九月二日復吳仲僊漕帥

平吳之　賞鄙人忝竊非分實深慚悚蒙以共勵初衷見勖古誼忠告永矢勿諼蘇浙肅清敗賊入江右者見趨贛甯邊界有囘粵之意但得二三健將躡追㨂擊縱難撲滅當漸解散鄂賊竄英霍聞已遁去陳鎮能戰而鹵莽遂招尤忌英君乃糾以謀變殊駭聽聞邸帥能否保全之如何辦結便希詳示常鎮各屬流亡殆盡徧地汙萊明春須辦招墾或爲勸諭裒下河遷民屯耕之說似亦可採州縣得人方有功效此間吏治貪詐較少而因循疲憊無法作新良用爲媿執事聞見素廣有樸實勤能著有成効者乞告知爲幸淮海捐數不豐亦資補救敢祈隨時代催敝部水陸七萬人忙時有益閒時多愁擬酌撤二萬留最得力兵將以備海防而欠餉甚鉅即補給兩三月實銀非數十萬不可日夕焦鑠揆帥沅帥復以鉅款相屬眞應接不暇揚防似亦宜減裁去疲軍以益勁旅之食則天下不患貧亦不患弱未知當事諸公有此規畫否閘清口脩西堤以衛農田能興辦爲

要沛縣湖團與東民積怨頗深從此恐開仇殺之漸宜飭該鎮道等妥細察辦朱山泉傷故現派何人代署蘇省祗此題補道缺覬覦必多但須才力實可勝任此間如蘇州薛守書堂廉懿明幹金道以誠開展通明均堪煩劇未知尊意另有妥人否抑須緘商揆帥乃定見耶京倉望米固切河運急難清理湖廣江皖軍事方殷處處折漕且多截留今年固無米可解明年未卜奚似此事重復舊規必有整頓更張之處尚煩數年薀蓄也揆帥銳意冬間補科原是嘉惠士林美意赤地新立章程節目最爲煩瑣篪軒又是生手恐其貽誤富帥以糧臺責令留辦必更踰期揆帥到金陵後亦難了此竊代憂之蘇皖分闈之說人各異詞茲兩江貢院既存毋庸再議皖額喫虧如能設法請加愈於分闈矣

九月六日復曾沅浦中丞

貴恙內外交攻似非靜養不能復元惟　聖明倚畀巽數迭頒開缺既不

可行或回籍數月之假萬一能邀 俞允若論當理左帥肅清兩浙應回
本任而執事積勞偉烈宜及時親吏事此在左公之善讓與 朝議之持
平耳鴻章則深望大賢從政長爲左右腹心之助也閱咨鈔 寄諭以藎
臣謀國斟酌盡善相責問令人語塞氣阻未知何年方遂此志久爲顯宦
終有顚蹶之一日俟天命而已滬上湊解釐稅與閩關輪船欠項共得庫
平十萬聊濟遣撤急需敝部亦擬酌裁欲補一兩月欠餉以爲行資茫無
所措如遷延愈久苦累愈增日來百慮憂煎不可爲懷師門何日抵金陵
極欲趨謁面商一切乘謝藎勞此間諸未就緒難遽擺脫或待冬初乞先
婉致科場如趕得及敝處應輪派監臨恐亦無此閒暇奈何奈何屬解洋
藥銅帽當如數速解忠酋供詞於歷年賊情甚詳但未敢信爲情事確實

九月十一日復陳筱舫侍郎

惠函獎藉逾分非所敢承粵逆流毒幾徧天下幸賴 宗社之福羣帥之

力漸次芟除茲餘氣逸入楚粵邊界有健將數人勁兵數萬當足了之惟鴻章所深慮者外國利器强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間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盱衡當時兵將靖內患或有餘禦外侮則不足若不及早自强變易兵制講求軍實仍循數百年綠營相沿舊規厝火積薪可危實甚或謂以各省戰士補兵額以無主荒田爲屯糧摭拾陳言似尚近理按之事實殊爲遷就兵制關立國之根基馭夷之樞紐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　祖宗之成法必須盡裁疲弱厚給糧餉廢棄弓箭專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爲整選用能將勤操苦練然後綠營可恃海口各項艇船師船槪行屏逐仿立外國船廠購求西人機器先製夾板火輪次及巨礮兵船然後水路可恃中土士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變曰吾能禦侮而破敵其誰信之狃於目前小勝謂內賊不足平外患亦不足慮其又能自信耶鴻章略知底蘊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

稍及之　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爲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

復薛觀堂侍郎

承寵貺深荷懃拳軍事倥傯又不知台旆已否回京致稽箋謝爲愧近接總理公函曾銜未列豈尚留滯津門耶東南底定彼族無所挾持當漸順手惟　朝廷爲遠大之計仍須及時變易綠營舊制選留勁旅厚給糧餉精求火器擇置能將使各國無輕覰之心即當局有操縱之術滬上沙船生意日薄停歇頗多於稅捐海運均有妨礙執事所深知者昨據關道詳稟入奏復申前請英酋把持利權恐亦難與力爭然迫於公議防我後患不敢壅於上　聞巴夏禮殊狡黠不易馴也

九月十三日上曾相

月餘未及奉書亦恐行蹤未定頃接九月初四日銅陵所發手示敬承一一計初六七當抵金陵亟思輕舟往謁諸冗猥集暫難脫身如屆期可往監臨計有月餘親炙惟裁汰兵勇籌催捐賦交接外洋一切取決於鴻章離蘇久遠稍有壓擱更恐貽誤昨奉咨派未敢預定學使宜侍郎尙未履任亦未必肯代辦此草創之役也侍康及湖郡廣德逸出餘匪似當併歸兩粵而粵西瘠苦賊志必注粵東有土客各匪勾結有外洋軍火偷濟粵無兵將固不足以堵剿養成羽翼仍爲江楚浙蘇之患吾師謀爲挾助公忠交誼二者衆盡能否令鮑軍追剿而南較爲得勁敝部淮勇能戰而多土氣相從年久性情熟洽尙易用命敗隸別部難得速效如陳國瑞之粗莽幾以叛逆相陷此尤他人所望而裹足者也惟師門若有征調威信足相倚特敝侯卓裁兵數太多餉需太絀不得不略加簡汰現以欠餉無措尙未動手須冬間逐漸籌辦蘇滬釐金專供敝軍不敷甚鉅實難再分捐

款議於蘇屬餉捐內提成分解尊處當有二三十萬串此外更無羅掘之方非鴻章一人之私言也明年揚防可裁貴軍餉源漸裕似勿過憂減漕一事緣此間官紳意見齟齬敝處未便偏聽武斷頃與松巖方伯景亭中允再四籌商蘇松太科則輕重懸殊以按則核減爲是常鎭既不再減錢糧蘇松似難立異容俟商定面陳

九月二十三日復曾沅浦中丞

前奉十二夜手書敬審　恩許歸田　褒功　賜蔭雖未眞爲東諸侯長然已望如神僊中人欣羨悵惘曷有旣極兩年來煩苦惱懣獨支危局此情如何能遣但觀優游林壑怡養天和行當　內召樞垣霖雨天下耳東南粗定而殘寇未滅人心未平亂萌何由得息即隴同豫捻亦非諸君所能了事師門頹然老景我公終須出而振之勿謂可長肥遯也太冲於幼逆一節斷斷辯爭得毋貽笑大方貢院賴大力督脩孤寒同感鴻章覥顏

監試在皖人尤爲榮幸分應早去襄事兼敏行旌奈此間百緒冗纏諸未釐定或小春望後乃可倚棹瞻送弗及皇恐皇恐大疏究於何時首塗共事日久如漁人弄篙奔瀨駭浪中雖至親亦相勃谿而過此則驩好愈篤也手此奉別伏惟爲　國自重千萬不宣

九月二十八日復左季高制軍

倥偬久未肅緘爲歉昨蘇道來奉八月十一日手示以吳興一役重承獎藉愧弗克當頃又奉九月二十二日惠書謹聆一一幼逆李遠繼餘股經貴部節節痛擊過金溪後急趨閩邊必仍入粵與侍康合股粵東兵將較雜土客各匪內訌勾結恐死灰有復然之時而厚帥將赴西陲江軍孰能追堵寄筠二公亦非老於兵事者仍須我公長駕遠馭收拾殘燼也槍船爲害吳越自去年巳來敝境即飭嚴辦初逼入嘉湖賊中今復散蘇松各界巳密令地方文武水陸各營加緊兜拿以期淨絕根株蘇道楳誠勇幹

是有用才惟全省鼎濟礙難以單務 奏留似須先赴引 見徐圖補署
耳孫蘧田先生鏘鳴係弟與幼丹丁未房師稔知其品學端粹浙中稱爲
正人會匪一案以多言獲咎聞奪疏並未糾劾而時論頗以爲疑出京後
又丁內艱境況奇窘分應設法資助惟念台端再造兩浙功德不朽素以
扶植正士爲己任如能原情續爲昭雪或代謀書院養賢致民益服明公
之大度矣

十月七日復曾相

二十八日奉二十五日手示敬承一切監臨本無可談又蒙殷勤見屬而
皖人以嗣程梓庭楊安卿兩先生後續成佳話而鴻章從軍十二年飽觀
興亡廢擧之故茲幸從吾師艱難經營得擧酒相賀於大廈間豈非慶事
故亦怦怦有動於衷也初因裁勇尚未就緒戈登將同國巴夏禮更欲多
添教練識不得決茲迭奉諄諭暫擬遣撤爵令潘道鼎新赴松滬設防日

內料檢稍妥擬於十一日啓程奉謁監臨應辦事宜逐漸豫籌俾承辦闈差官吏有所稟承將來如須入闈俟三場完竣應先回蘇不能久候鈴榜頭於奏報起行片內聲明求鈞裁宜學使尙無蒞任日期中旬後趕辦錄遺能否無悞已咨商吳漕帥權宜酌辦六弟來信云竹如先生以京內皖捐獎數寄呈尊處求加中額是否趕辦得及皖士來必甚多或俟下屆左帥來咨侍康各逆由粵之嘉應竄陷閩之龍巖漳州甚爲猖獗浙軍分道赴援相距既遠而該處土匪悍聚誠恐勾結延蔓東南各軍紛撤爲禍厚庵專弁索助募費不得已以海關三萬應之然內攻外感療治實難沅丈藐然高尙良可敬羨餘俟面陳

十月十二日復左季高制軍

漳州之陷閩係土匪勾引侍黨無多然相率踵至竟猝然無以應敵蔓延腹地殊可危慮雖師分路赴援不知何時能到輪船運載較速當飭知上

海道究閩事漸急樹翁或偶忙亂大纛有進駐三衢之說居中控馭更易調度仰賴勝算閩粵不再作波瀾斯乃大局之幸厚庵募勇西征急索鉅款不得已分撥三萬金交來并賫回想尊處亦誼無可辭也多部精銳皆自逃歸都將軍調揚州英選營亦中途散去西邊風氣形勢似不宜於南人或謂宜調鄂帥騎隊由草地進征較爲得勁楚豫發捻專用南軍制之似更有益未識果行與否蘘田先生前事敝處實未悉原委蘘翁亦未自鳴究然道路嘖嘖頗以大賢誤聽爲疑既蒙詳示即作罷論惟其人素行端謹決不至爲暴於鄉里此則遠近所共信耳江南於冬月補行鄉試應派敝處監臨頭艤舟西上約長至後即先回蘇

十月十三日上曾相

初七日奉報一緘十一日由蘇啓行茲抵常州接初八日　寄諭飭鴻章往代大纂屏營無似蘇滬大小庶政均由鴻章手裁已非一日其軍務條

分綫晰竟有司道所不與聞他人不得綜理者若一更動須數月清理交卸不謂中途奉　詔既懼艱鉅之弗勝彌恐接替之難速師門赴皖督剿但有虎將先驅或能緩至試事畢後再行啓節鴻章尚可專意監臨也計望日可抵鎮江十七日晉謁函丈商定覆奏　朝議因西陲緊急欲調偕軍移剿又知鄂帥難任爲此調停以備緩緩更動然節鉞勞苦十餘年未享一日之成仍疲四萬之役殊爲慨然科場事宜承爲經畫周密鴻章此行殆如新婦回娘家之逸樂也

十月十四日致吳仲僊漕帥

昨常州途次欽奉　寄諭令鄙人暫署督篆而執事量移吳疆舊兩同舟忭慶無似惟闈期過迫監臨爲通場主人未便左右推諉至有航誤故弟一接揆帥緘函即以自任俾承辦人員得有禀承但三年來艱苦經營蘇屬小大庶政均係親自裁決所部水陸兵將布滿各防頭緒棼繁實有刻

不能離之勢初意往還四十餘日即回不料中途被　命如芒剌在背無從措手又未便折回清理擬俟馳至金陵商酌撥帥能否綴至出闈再行交卸貴處經手事多想亦難尅期南下伏蘄示知爲幸皖人本不可久代督篆此係　朝廷暫時權宜弟以非材遽當重寄尤深惴惴惟吳中兵餉及地方事件尚所熟諳將來履新時必隨事詳告妥商心交多年定蒙采納富帥於吏治恐有隔膜兼權漕帥亦不過本任公事與北路防務現全省肅清舊章已復江北各務應由督署主持庶無紛更掣肘之患閣下當以爲然也河運能次弟籌復可備洋患東境渡黃處深淺何若經費幾許俟查勘確實見示然待其人而後行富公能否了然宜春雨學使何時能來前否係萬不得已之辦法如何趕到仍望諄催文閣諸事草創深不放心兼有更調之信弟更無所適從十七日當泊石頭容再商定奉致

十一月朔日復喬鶴儕中丞

壽州有張佩芝者咸豐三四年間頗染土豪習氣自六年至十一年剿匪堵苗勇烈冠時前年札調帶勇赴滬爲鄉人阻留兹聞中丞語繫獄敬懇執事棄瑕錄功飭赴敝軍自効可備異日將材也

十一月五日復劉松巖方伯

江震紳士禀敝處亦經批飭各屬租捐開辦正緊斷勿任再有牽動常州城鄉鋪捐全停原是惠政各鎮設廠施粥作抵董保必藉端勒索浮開其弊有甚於官辦者飭諭錢守實力核查無徒市恩沽名爲要常屬釐卡祗雪堰橋奔牛二處皆有協撥本地之款尊意欲再從何處抽撥耶希與補帆兄通盤籌議宜荊釐局前已札飭該二縣接辦海關指撥皖餉丁道擬解此後不能再撥豁免攤捐一案日內即繕摺拜發矣鎮營馬乾查核確數扣放切勿踰額松屬漕務須及早定議租捐收數乞屬薛守按月開摺明單見示李軍門前來金陵與中堂及弟處商約回營時切實操練松五

營現存并兵諄屬加給口糧否則便要引退似須稍酬其志望於地丁存
款酌給況鎮遣回黔兵恐有不實不盡祈尊處督飭妥辦仲帥擬初十日
由淮起行十九日在金陵接印即赴吳門弟准於明日入闈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方郎中

調署各席在　朝廷係一時權宜惟曾沅翁甫經開缺同籍撫帥又復離
任數萬無著兵餉若無地方之權呼應難靈幸　中旨立即轉圜犁然各
當然南豐明春恐仍不免去志弟婉勸再四似不能不籲請留否則視
天意耳西事日棘閩楚豫捻逆又有敗走秦關之意法師能否追剿而西
較爲得勁楊厚庵水戰十餘年遽令登陸又使備邊斷難驟見功效昨調
鮑軍門帶舊部募川兵出關進剿人地似甚相宜惟鮑公嘰喑宿將未易
受人鈐束亦在善用之而已江北鄭公一軍本非勁旅徒縻重餉必須盡
數裁遣然人人見及而不肯直言弟則不敢避怨也闈中餘波太沖當足

丁之天下大勢似就牧安惟甘隴滇黔邊患尚無已時東南新復之地善後頭緒繁多亦須漸漬歲月難求速效所慮者外海內江彼族憑陵我無設險能守之處更無思患預防之人此則數十年後之隱憂矣弟閩中患病甚劇頃始霍然不可以風出闈後須調養浹旬乃可回蘇

十二月四日復曾沅帥

十月初接金陵瀕行惠書瞻望弗及我懷如何中旬艤舟白下尋陣圖之遺壘披刦火之殘堆想像英風江流同永適聞輪船人回述我公過皖後病頗增劇師門情話共此懸懸旋奉二十五日漢口手示端莊流麗精神榮健知已勿藥有喜然黃州瀉濤覆舟數十而未傷人殆天之默相勳勞也比審順抵珂鄉百凡如意爲祝勇糧得湘岸鹽釐鉅款計易清結石城萬人從容部署亦漸就緒請勿塵懷月前調署各缺多未妥協幸即中止師門明年必再引退　朝廷必加慰留鄙見勳望太重部衆太多一切未

了之事非旦夕所能濟即非此家不得力優游數年　君臣相安亦藉以
洗滌許多未完不較愈於批逆鱗而蹈危疑耶鴻章聞事銷畢病體全愈
即日東還將以此意略爲獻替仍恐屆時固執伏望吾丈於竹報中婉商
進止總以勿固求退爲妥貴體靜養三月當即復元劍履趨　朝樞密專
征皆意中事能再握晤一慰渴思否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六終